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六回 瀝泉山岳飛廬墓 亂草岡牛皋剪徑

詩曰：飄蓬身世兩茫然，回首孤雲更可憐。
運籌絳帳無他慮，祇圖四海姓名傳。

自古道：「物各有主。」這馬該是岳大爺騎坐的，自然伏他的教訓，動也不敢動，聽憑岳大爺一把牽到空地上。仔細一看，自頭至尾足有一丈長短，自蹄至背約高八尺，頭如博兔，眼若銅鈴，耳小蹄圓，尾輕胸闊，件件俱好。但是渾身泥污，不知顏色如何？看見旁邊有一小池，岳大爺就叫馬夫：「拿刷鉋來。」馬夫答應，取了刷子，遠遠的站立著，不敢近前。岳大爺道：「不妨事！我拿住在此，你可上前來，與我洗刷乾淨了。」馬夫道：「姑爺須要拿緊了。待我將舊籠頭替他上了，然後刷洗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不妨，你上來就是。」馬夫即將籠頭上了，將馬牽到池邊，替他刷洗得乾淨。岳大爺看了，果然好匹馬，卻原來渾身雪白，並無一根雜毛，好不歡喜。

岳大爺穿好了衣服，把馬牽到後堂階下拴住了，上廳拜謝岳父贈馬之恩。李春道：「一匹馬，何足掛意。」又命家人去取出一副好鞍轡來，備好大馬背上。周侗在旁看了，也叫彩不迭。三個重新入席，又飲了幾杯。周侗起身告別，李春再三相留不住，叫馬夫又另備了一匹馬，送周老相公回去。那馬夫答應了，又去備了一匹馬。李春送出了儀門，作別上了馬，馬夫跟在後頭，出了內黃縣城門。

周侗道：「我兒，這馬雖好，但不知跑法如何？你何不出一轡頭，我在後面看看如何？」岳大爺應道：「使得！」就加上一鞭，放開馬去。祇聽得忽喇喇四個馬蹄翻盞相似，往前跑去！周侗這老頭兒一時高興起來，也加上一鞭，一轡頭趕上去。這馬雖比不得岳大爺的神馬，那馬夫那裡跟得上來，直趕得汗流氣喘不住。那爺子兩個，前後一直跑到了莊門首，下馬進去，周侗秤了五錢銀子賞了馬夫。馬夫叩謝了，騎了那匹原來的馬，自回去了。這裡岳大爺將那匹馬牽回家中，與母親細說岳父相贈之事。母子各各感激周先生提挈之恩。

且說那周侗祇因跑馬跑得熱了，到得書房，就把外衣脫了坐定，取過一把扇於，連搦了兒搦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覺得眼目昏花，頭裡有些疼痛起來，坐不住，祇得爬上床睡。不一會，胸腹脹悶，身子發寒發熱起來。岳大爺聞知，連忙過來服侍。過了兩日，越覺沉重。這些弟子俱來看望。員外們個個求醫問卜，好生煩惱。岳大爺更為著急，不離左右的服侍。到了第七日，病勢分分沉重。眾員外與岳飛、王貴等，俱在床前問候。

那周侗對岳飛道：「你將我帶來的箱籠物件，一應都取將過來。」岳大爺答應一聲，不多時，都取來擺在面前。周侗道：「難得眾位賢弟們俱在這裡，愚兄病人膏肓，諒不久於人世的了！這岳飛拜我一場，無物可贈，慚愧我漂流一世，並無積蓄，祇有這些須物件，聊作紀念。草草後事，望賢弟備辦的了！」眾員外道：「大哥請放心調養，恭喜好了就不必說；果有不測，弟輩豈要鵬舉費心！」周侗又叫聲：「王賢弟，那瀝泉山東南小山下有塊空地，令郎說是尊府產業，我卻要葬在那裡，未知賢弟允否？」王明回道：「小弟一一領教便了。」周侗道：「全仗，全仗！」便叫岳飛過來拜謝了王員外，岳飛就連忙跪下拜謝。王員外一把扶起道：「鵬舉何須如此？」周侗又對三個員外道：「賢弟們若要諸侄成名，須離不得鵬舉！」言畢，痰涌而終。時乃宣和七年九月四日，行年七十九歲。岳飛痛哭不已，眾人莫不悲傷。

當時眾員外整備衣裳棺槨，靈柩停在王家莊，請僧道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經事，送往瀝泉山側首安葬。殯葬已畢，岳大爺便在墳上搭個蘆棚，在內守墓。眾員外常時叫兒子們來陪伴。

時光易過，日月如梭。過了隆冬，倏忽已是二月，清明時節，眾員外帶了兒子們來上墳。一則祭奠先生，二則與岳大爺收淚。王員外叫聲：「鵬舉！你老母在堂，無人侍奉，不宜久居此地，可就此收拾了，同我們回去罷。」

岳大爺再三不肯。王貴道：「爹爹不要勸他，待我把這牢棚子拆掉了，看哥哥住在那裡！」湯懷、張顯齊聲拍手道：「妙啊，妙啊！我們大家來。」不一時，三個小弟兄你一撥、我一扳，把那蘆棚拆得乾乾淨淨。岳大爺無可奈何，祇得拜哭一場，回身又謝了眾員外。眾員外道：「我等先回，孩兒們可同岳大哥慢慢的來便了。」眾小爺應聲：「曉得！」眾員外俱乘著轎子，先自回莊。

這裡四個小弟兄揀了一個山嘴，叫莊丁將果盒擺開，坐地飲酒。湯懷道：「岳大哥，老伯母獨自一人在家中，好生慘切，得你今日回去，纔得放心！」張顯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們文字武藝盡生疏了，將來怎好去取功名？」岳大爺道：「賢弟們，我因義父亡過，這『功名』兩字倒也不在心上。」王貴道：「完師之恩雖是難忘，那功名也是要緊的事。若是大哥無心，小弟們越發無望了。」

弟兄們正在閑談，忽聽得後邊草響。王貴翻身回頭，將腳向草中這一攪，祇見草叢中爬將一個人出來，叫道：「大王饒命！」早被王貴一把拎將起來，喝道：「快獻寶來！」岳大爺忙上前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快些放手！」王貴大笑，把那人放下。岳大爺問道：「我們是好人，在此祭奠墳墓，吃杯酒兒，怎麼稱我們做大王？」那人道：「原來是幾位相公。」便向草內說：「你們都出來！不是歹人，是幾位相公。」祇聽得枯草裡噹噹的響，猛然走出二三十多個人來，都是背著包裹、雨傘的，齊說：「相公們，這裡不是吃酒的所在。前邊地名叫『亂草岡』，原是太平地面。近日不知那裡來了一個強盜，在此攔路，要搶來往人的財帛，現今攔住一班客商。小人們是打後邊抄小路到此的，見相公們人眾，疑是歹人，故此躲在草內，不道驚動了相公們。小人們自要往內黃縣去的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內黃縣是下山一直大路，爾等放心去罷！」眾人謝了，歡歡喜喜的去了。

岳大爺便對眾兄弟道：「我們也收拾回家去罷！」王貴道：「大哥，那強盜不知是怎麼樣的？我們去看看也好。」岳大爺道：「那強盜不過是昧著良心，不顧性命，希圖目下之富，那顧後來結果。這等人看他做甚麼？」王貴道：「我們不曾見過，去看看也不妨事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我們又沒有兵器在此，倘然他動手動腳起來，將如之何？」張顯道：「大哥，我們揀那不多大的樹，拔他兩棵起來，也當得兵器。難道我們弟兄四個人，倒怕了一個強盜不成？」湯懷道：「哥哥，譬如在千軍萬馬裡邊，也要去走走，怎麼說了強盜，就是這等怕？」岳大爺見弟兄們七張八嘴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若不去，眾兄弟把我看輕了，祇道我沒有膽量了。」吩咐莊丁：「你先收拾回莊，我們去去就來。」內中有幾個膽大的莊丁說道：「大爺帶挈我們也去看看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你這些人，好不知死活！倘然強盜兇狠，我們自顧不暇，那裡還照應得你等？這是甚麼好看的所在，帶你們去不得的！」眾人道：「大爺說得是，小人們回去了。」

他弟兄三個等不的，各人去拔起一棵樹來，去了根梢，大家拿了一枝，望後山轉到亂草岡來。遠遠就望見這個強盜，面如黑漆，身軀長大。頭戴一頂鐵盔，身上穿著一副鐵鎖子連環甲，內襯一件皂羅袍，緊束著勒甲條。騎著一匹烏驢馬，手提兩條四楞鐵錘。攔住著一伙人，約有五六個，一齊跪在地下，討饒道：「小的們沒有甚麼東西，望大王爺饒命罷！」那好漢大叫道：「快拿出來，饒你們狗命。不拿出來，叫你們一個個都死！」岳大爺看見，便道：「賢弟們，你看那強盜好條大漢，待愚兄先去會他一會。賢弟們遠遠的觀看，不可就上前來。」湯懷道：「哥哥手無寸鐵，怎麼去會他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看此人氣質粗鹵，可以智取，不可力敵。倘然我敵他不過，你們再上來也不遲。」說罷，就走到面前，叫聲：「朋友！小弟在此，且饒了這幹人去罷！」那個好漢舉頭一看，見岳大爺龍長秀臉，相貌魁偉，便道：「你也該送些與我。」岳大爺道：「自然呢！自古說的好，在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怎說不該送？」那好漢聽了，便道：「你這個人說的話倒也在行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我是個大客商，夥計、車輛都在後邊。這些人俱是小本經紀，有甚油水？可放他們去。少停待我等多送些與大王便了。」那個好漢聽了，便對眾人道：「既是他這等講，放你們去罷！」眾人聽說，叩了頭，爬起身來，沒命的飛跑去了。

那好漢對岳大爺道：「如今你好拿出來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我便是這等說了，祇是我有兩個夥計不肯，卻怎麼處？」好漢道：「你夥計是誰？卻在那裡？」岳大爺把兩個拳頭漾了一漾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夥計。」好漢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你若打得過他，便送些與你；如若打他不過，卻是休想！」那好漢怒道：「諒你有何本事，敢來捋虎鬚？但你祇一雙精拳頭，我是鐵錮，贏了你算不得好漢。也罷，我也是拳頭對你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雙錮掛在鞍轡上，跳下馬來，舉起拳頭，望岳大爺劈面打來。眾兄弟看見，齊吃了一驚！卻待要向前，祇見岳大爺也不去招架他的拳頭，竟把身子一閃，反閃在那漢身後。那漢撒轉身，又是一拳，望心口打來。這岳大爺把身子向左邊一閃，早飛起右腳來，這一腳正踢著那漢的左肋，顛翻在地。

湯懷等見了，齊聲叫道：「好武藝！好武藝！」那好漢一轆轤爬將起來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殺我也！」遂在腰間撥出那把劍來，就要自刎。岳大爺慌忙一把攔腰抱住，叫聲：「好漢，為何如此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從來沒有被人打倒，今日出醜，罷了，罷了，真正活不成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你這朋友，真真性急！我又不曾與你交手，是你自己靴底滑，跌了一跤。你若自盡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」那漢回頭看著岳大爺道：「好大力氣！」便問：「尊姓大名？何方人氏？」大爺道：「我姓岳名飛，就在此麒麟村居住。」那漢道：「你既住在麒麟村，可曉得有個周侗師父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這是先義父，你緣何認得？」那漢聽了，便道：「怪不得我輸與你了，原來是周師父的令郎。何不早說，使小弟得罪了！」連忙的拜將下去，岳大爺連忙扶起。

兩個便在草地上坐了，細問來歷。那漢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叫牛皋，也是陝西人，祖上也是軍漢出身。祇因我父親沒時，囑咐我母親說：『若要兒子成名，須要去投周侗師父。』故此我母子兩個離鄉到此，尋訪周師父。有人傳說在內黃縣麒麟村內，故此一路尋來。經過這裡，卻撞著伙毛賊在此剪徑，被我把強盜頭打殺了，奪了他這副盔甲鞍馬，把幾個小嘍囉卻都趕散了。因想我就尋見了周師父，將甚麼東西來過活？為此順便在這裡搶些東西，一來可以糊口，二來好拿些來做個進見之禮。不想會著你這個好漢。好人，你可同我去見我母親，再引我去見周侗師父罷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不要忙，我有幾個兄弟，一齊叫來相見。」就把手一招，湯懷等三個一齊上前相見，各各通了名姓。

牛皋引路，四弟兄一路同走。走不多遠，來到山坳內，有一石洞，外邊裝著柴扉。牛皋進內，與老母說知，老母出來迎接。四位進內見禮坐下。老母將先夫遺命、投奔周侗的話說了一遍。岳大爺垂淚答道：「不幸義父於去年九月已經去世了！」老母聞言，甚是悲切，對岳大爺道：「老身蒙先夫所托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不道周老相公已作古人，我兒失教，將來料無成名之日，可不枉了這一場！」岳大爺勸道：「老母休要悲傷，小侄雖不能及先義父的本領，然亦粗得皮毛。今既到此，何不同到我舍間居住，我四弟兄一齊操演武藝，何如？」牛母方纔歡喜，就進裡邊去，將所有細軟打做一包。

牛皋把老母扶上了這匹馬驢馬上騎了，背上包裹，便同了一班小弟兄取路望王家莊來。到了莊門首，牛皋扶老母下了馬，到岳家來見了岳安人，細說此事。即時去請到三位員外來，牛皋拜見了，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，眾員外大喜。當日，就王員外家設席，與牛皋母子接風，就留牛母與岳安人同居作伴。揀個吉日，叫牛皋與小兄弟們也結拜做弟兄。岳大爺傳授牛皋武藝，兼講究些文字。

一日，弟兄五個正在莊前一塊打麥場上比較槍棒，忽見對面樹林內一個人在那裡探頭張望。王貴就趕上去，大喝一聲：「呸！你是甚麼歹人，敢在我莊上來相腳色？」那個人不慌不忙轉出樹林，上前深深作個揖，說出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：岳大爺再顯英雄手段，重整舊業家園。正是：

五星炳炳聚奎邊，多士昂昂氣象鮮。萬里前程期唾手，馳驟爭看著祖鞭。畢竟那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